

澳華新文苑 第1089期

禪境與自轉：吳正的文學追求與生命追求

何與懷

(接上期)關於“禪”，關於禪境禪意，吳正談論了許多。

他說，禪家的“不著相”原理同樣適用於美文的創作。因不著相，而能種種相；因不染色，而能變款款色。而“著相”，對寫作者來說，就是語言，就是你使用的文字。當一位詩性的散文家無限逼近禪境的那條臨界線時，他會明白到這一點。他明白了原來自性的智慧是無窮盡的，語言是一種桎梏，是為了能“不逾矩”而不得不得使用一用的桎梏。散文的飄逸境界從何而來？來自於作者完全放鬆了的心情中。他不想寫而寫時，他打算說而說了那些什麼後，那類相似，那類閉情，那段感人，那抹素色，那番真誠，那份自然，那層禪意，便瀰漫在字裡行間，揮之不去。散文的禪意彌散於若有若無間；散文的飄逸度來自於禪境。

吳正指出，不著相，無量義，這是作家與讀者間共通的本性裡所變現出來的那種悟力所致。凡屬人間的藝術作品都不可能不著相：文字相、色彩相、線條相、音聲相。唯神韻，才是這些外相的精神內核。你摸不著她也見不到她，但她確實存在。而相著得愈愈愈淡愈妙，內核的外化與顯化便有了更多的機會與可能性。如何不著相了的著相或著了相的不著相？這是兩難，兩難之間，這不僅考驗創作者的能力與智慧，更體現其悟性。這“道”說窄小，小若芥子細若微塵；說大，大如彌彌，廣闊無垠如虛空，全憑你心念的一個選態。

禪境是定力(功)。如《金剛經》說的所謂“不取於相，如如不動”，“禪定”的真實含義即“不著相”，而破“著相”的唯一有效手段，就是“制心於一處”。禪定的目的不在於禪定的本身，而是在於其都攝散神(塵根)的本領。都攝了，能量便聚焦了；聚焦了，能量就大了；大了，就能向外作出輻射了。寫小說，亦復如是。否則，你的那個“末那識”如何打開？而“末那識”，這隻潘多拉魔盒一旦打開了之後的種種意想不到的神奇功用，之於作家創造力的發揮，實無言以盡之。要知道，佛學中一切新觀點、新名稱、新概念的產生及詮釋，原都是為了破其“舊執觀”而起的。如此循環，才使其理論臻於圓融。最後成為一個球形體：多一點非球，少了一點亦非球。這便是“禪境”。圓，渾圓，自然，便是禪境。自然即禪，禪即自然。

在吳正看來，愛因斯坦是禪境，霍金也是，曹雪芹也是，雨果、托爾斯泰、卡夫卡、巴赫、肖邦、梵高這些人也離禪境不遠。什麼才算是一部具有“禪”之意境的小說呢？大師霍金已經暗示我們了——答案就藏在時間與空

間的那種奇妙無比的關係的編織中。如本文前面章節有所論述的那樣，吳正追求禪境。所謂“虛構非虛構”，就有禪家意味。他的創作，著重氣氛營造，甚至索性虛化一切而遁入禪境。他認為，向著更高的禪意層面升華的小說是一種與宗教境界的接壤。這類作品即使沒有當代市場價值，也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愈來愈被證明為一部不恆之作。假如在那一天，人類又發明了一種叫“大說”的文體的話，這類小說作品便首先是。

“禪境”，對文學來說，真是足夠夠的冷文學了。這是吳正的文學追求，也是他的生命追求。

禪境：吳正以“自轉”抵抗“主旋律”的干擾
在今日的中國，一個作家不要說進入“禪境”保持“禪境”，就只是在作品中體現一點遠離塵囂的禪意，也

實非易事。不說別的，中共主宰意識形態當屆關於“主旋律”的要求這一條，就嚇人。所謂“主旋律”，說白了就是一切文學藝術創作必須聽命於當今政權，服務於當今政權，忠誠於當今政權。這個“主旋律”已尊為指導當今中國一切文學藝術創作的金科玉律，猶如緊箍咒，人們只能頂禮膜拜，不然的話就被視為另類，打進冷宮，還可能有進一步處理。

在“主旋律”這個緊箍咒無邊法力之下，甚至榮獲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其作品被評委譽為“以幻覺般的敏銳筆觸融合了傳奇、歷史與當代”，在當年也曾經讓中共當局高興了一番的小說家莫言，如今也難以逃脫被批判的命運。

莫言的創作，包括小說、散文、講話等，開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他的大部分作品，如《生死疲勞》《蛙》《酒》《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爆炸》等，反映中共專取政權後中國社會生活。於是，批判者有話說了，說在莫言的筆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環境就是悲慘世界，經歷就是苦難歷程。莫言只寫陰暗不寫光明，只寫落後不寫先進，只寫消極不寫積極，只寫苦難不寫歡樂，只寫假醜惡，不寫真善美。寫陰暗也寫醜惡化歪曲之能事，將個別說成全體，將零星說成普遍，將偶然說成必然，將臨時說成長期，將少說成多，將小說成大家。在莫言筆下，中國人民永遠落後、貧窮、懦弱、沒有希望、無可救藥。

於是，莫言的作品，被標籤為“媚外文學”、“抹黑文學”，完全沒有“紅色基因”，完全沒有順應“主旋律”，其罪狀包括存心暴露社會黑暗、蓄意抹黑新中國、發泄心中的怨恨，以及迎合西方反華勢力需要，等等。

這些批判詞真夠恐怖的。只以莫言一例，足使許多人噤若寒蟬，膽顫心驚。(未完)



■本文作者與吳正先生2019年11月18日攝於悉尼。

除夕自語

塵埃

記憶中的除夕，是夜的喧鬧，是夜的喧鬧，今晚增加了一場雨。陰沉的空氣幽靈般的存在，像一場場零落的清洗。

我在夜空中踱步，在雨滴上小憩。用心中的星火點燃一掛潮濕的鞭炮，用一段熄滅的回憶去縫補這一場遍體鱗傷的夜雨。

與一片綠葉聊心情，無意丟失與人對話的功職。想起那些帶着面具的酒杯，那些莫名其妙感動，那些一碰就碎的誓言，

那些鱗爪入髓的疫情。

記不得他鄉幾個今夜，電視機一直閃着眼睛。也許是它早已習慣了這孤獨的真實，不願讓偽裝的舞台污染這塊真實的銀屏。

我善長的文字早已成了靶子，不消不用改頭換面的整容，給無形的槍口來一場東躲西藏遊戲，每一字都在風聲露宿，在廣場上，在四邊橋，在遠去的陽光下，在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在新年的除夕。

我的詩瘦了，不厭輕這文字的蹣跚。抬頭看一頭頂上的月亮，早已不見了銀光閃爍。為一片多災多難的東方，

五千年的白髮撫過星河。

這潮濕的除夕，這苦澀的雨，半個多世紀的淚，怎能一帶而過？

透明的文字眼看見自己不堪的倒影，僅存的悲觀對視着筆下無奈的詩行。

哪天過海的鐘鼓敲不往蒼天的眼睛，沙沙的煙雨泣訴着千年一瞬的風霜。

擁擠的周旋打着傘從四面八方趕來，我呆坐在雨中，黑夜茫茫。

我將是唯一一個最該轉身走出除夕的人，等雨過天晴，等黎明登場。

曹天詩兩首

最後的衣服

我死後，你別哭 墳頭上剛落下一層薄薄的雪 我怕熱的淚把它融化 那是我人間最後一件衣服

疫情志
口罩能遮住嘴遮住臉 可是遮不住你的嘴臉 封城封村封路封口 封地獄的陰風你封不住 革民冷了燒書 帝王冷了燒書 你逼我上梁山 我等你吊煤山 漆黑死寂的夜 我聽到睡醒的上帝 放了一個屁 似驚雷

鄰居查爾斯

Patrick Wang

尋尋覓覓了五年，我千挑萬選地買下一棟房子。房子當然是好，遠處森林環抱還無煙囪房頂，近處花園錦簇兼有幽香鳥語，西班牙建築風格的厚牆穹窗，金黃色的拱形窗瓦。透過落地玻璃門，不遠不近有個漂浮著白色霧靄的湖泊。夏天，旭日東升時，水中會有第二個太陽。

百科全書缺隻角。這句話千真萬確。搬入一週後，一樁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發現問題是在臥房。我們上床後不久，房間裡傳出不明響聲，有時悉悉索索如老鼠窸窣，或者陣陣風吹樹葉，你不屏住呼吸幾乎聽不到；但有時卻咚咚咚如廣場上出操，或者呼隆隆如工地上打樁。

夫婦都失眠了。每天一上床就不說話，豎起耳朵等那聲音出現後，逐個房間去檢查，但卻很快恢復平靜。老鼠，野貓，狐狸，野狗，蝙蝠，蛇……一陣猜測之後，恐懼籠罩全身，睡意全消。後半夜才漸漸入夢鄉，而就在迷迷糊糊時分，同樣響聲重新開始……

被追減肥成功，不到兩周時間，我倆面黃肌瘦，眼圍發黑，淚痕低垂。但終於有了結果：聲音來自天花板與瓦片之間的隔溫空隙，其時間規律為一天兩次：天黑之後和天亮之前，每次高峰持續十分鐘。

愁腸百結時，我想到兩位悉尼的朋友，他們移民澳洲比我早，買房早，有經驗，其中一位是作家。他說，是Possum，屬於有袋類。華人叫作袋貂、松鼠、負鼠。它們白天睡覺，天黑之後上樹吃樹葉和果實，花瓣、草、菌類植物，凌晨回窩，住你家閣樓。

我一天兩次打手電筒到室外取證拍了照片，三隻刷尾負鼠(查出學名Trichosurus vulpecula)從瓦片下鑽出，然後如走鋼絲般走在一根電源線上，排著隊直達十幾米外的電線杆頂端，休息一會兒後消失在樹林深處。

朋友給了五種解決方案。一種是化學驅趕，有氣體、液體、固體幾種，但網上查，沒有一種長期有效。另一種是電子的，鋪射、聲納、音頻甚至還有微波的，能在百米內干擾Possum器官和神經，我想到自己也屬哺乳類，嚇得連試試都不敢。第三種是用毒藥，立刻否定了，既然認定它不是鼠，就不能用鼠之毒。我網上訂購了鐵籠子，但我家的那隻隻體積頗大有七公斤，很難進籠。我在小報上找到專業的Pest Control，支付了上門費四五百元。一個大胡子男人帶著定制的大籠子來了。他先科考一番說，有袋哺乳動物有一部分無脊椎動物如鳥類，歸屬於Animal Territory(動物領地)。為了驅趕同種或異種入侵者，占者會用化學信號在固定邊界上做標記，以個體或群體來保護領地。有的領地很小，只是作為交配或築巢的場地。我家的情況屬於後一類，所以長時間內將不會有新入境者。大胡子僅僅讓我高興一分鐘，然後告訴我，澳洲政府《1975年野生動物法》規定：所有的Possum被捕後，必須捕捉當天在周圍50米之內放生，以免它們進入不熟悉環境而在焦慮、擔憂中死亡。

天哪，才50米！我爭辯道，你為啥不早說？不用說哺乳類動物，笨如雞鴨者都能在200米外迅速回窩！大胡子哈哈大笑起來，專業人士的工作就是按照規定，把它們從門洞裡引出來，我負責封堵那個進出口。不料，大胡子剛上屋頂就下來了，說，你家的問題太遺憾，

青春走過昨日的叢林 你有對弱肉強食的視而不見 可曾想過今日的社會 對你的呻吟報應以苦笑無助於衷 學問是裝飾你瘦弱身軀的門面 中庸之道是你明哲保身的聰明 表彰的台上有你媚態十足的微笑 四通橋上決不會見到你的身影 只是沒想到姓趙的病毒不侵權貴 滿腹經綸卻參不透自由和生命 冷風中令人瑟瑟發抖的焚書坑儒 千年之後仍然是一道絞殺的風景

更深的悲哀已不再是死亡 是黑夜裡那些不曾閃光的星星 還有黑板上那些散落的粉沫 不再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精英 有什麼樣的土地 就有什麼樣的種 疫情過後 我在悼念文化 也在尋找先生

我落下的筆尖 滑向微微諾諾的清風 筆下有一幫沉溺於學問的書生 無助的恐懼從書本裡滲出 直盯盯地望著一雙雙 墨守成規的眼睛 從生到死 固守著自己的驕傲和光榮

殘喘中那些沮喪淒涼的悲痛 用冰冷的屍體點燃地獄的煙囪 書桌前那些求助無門的困惑 感染中那些毒已入肺的咳嗽 著書立說膽小懦弱的師表呀 從生到死劃地為牢 不敢越雷池半字的先生 有一種碾壓文字的磨房 輪回著一種孤芳自賞的感動 學問若苟且 靈魂則失明

致書生

青春走過昨日的叢林 你有對弱肉強食的視而不見 可曾想過今日的社會 對你的呻吟報應以苦笑無助於衷 學問是裝飾你瘦弱身軀的門面 中庸之道是你明哲保身的聰明 表彰的台上有你媚態十足的微笑 四通橋上決不會見到你的身影 只是沒想到姓趙的病毒不侵權貴 滿腹經綸卻參不透自由和生命 冷風中令人瑟瑟發抖的焚書坑儒 千年之後仍然是一道絞殺的風景

更深的悲哀已不再是死亡 是黑夜裡那些不曾閃光的星星 還有黑板上那些散落的粉沫 不再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精英 有什麼樣的土地 就有什麼樣的種 疫情過後 我在悼念文化 也在尋找先生

行邁《癸卯祈福》

翠微慘慄傳悲鳴，幽谷藏匿逸羽驚。 聲微慘慄傳悲鳴，幽谷藏匿逸羽驚。 應禱佳年除穢孽，當將我血哺傷鷹。



翠微慘慄傳悲鳴，幽谷藏匿逸羽驚。 應禱佳年除穢孽，當將我血哺傷鷹。

第1天，沒有動靜。第2天，我躲在垃圾筒不遠處觀察，發現三隻Possum經過垃圾筒上面時，明顯停住腳步觀察，還轉身交頭接耳，好像在討論之中。我心花怒放，提前向朋友報告進展。他卻沉着冷靜，在電話中關照我在陷阱底部澆上小半筒水，讓跌落者喪失彈跳力。他祝我取得最後勝利並笑著說，在他的廣東老家，一種叫果子狸的同類動物是佳肴珍品，紅燒，煲湯都好。

午飯後有人敲門，打開一看，是鄰居查爾斯。我們搬入新居時曾經聊過幾句，知道他們夫婦都是退休數學教師。查爾斯笑著說，星期五才是收垃圾筒的日子，而且只要一個綠色的即可。我把搬入新房後的困擾告訴了他。查爾斯看了我交替吃的幾種安眠藥，也看了扔在牆角的籠子，他一定看到了我黑黑的眼眶和枯槁的面容，露出難過的神態，安慰了我幾句。我求救似地問：“你在這裡住很久了，你家屋頂有Possum嗎？你用的是什麼辦法？”

查爾斯沒有回答我，只是要去了我的電話，又安慰了我幾句後走了。晚上他來了電話，說小街那頭有家很好的咖啡店，明天下午他和妻子約我們夫婦喝咖啡。

第二天早上我又看見返家途中的Possum們在垃圾筒上猶豫好久，之所以最終沒有上鉤，我猜測是水果不夠新鮮，我換上一批新鮮的蘋果、雪梨、黃瓜，我切水果時唱起歌，心裡已經有八把握了。

我和妻子進咖啡店時，查爾斯夫婦還沒到，我們有時細細打量這間街角小店。家俱古樸老舊，可以放鮮花的地方都用乾花代替，兩堵牆上的黑白照片告訴顧客本街在百年前的模樣。那是個冬末的下午，陽光透過稀疏的樹葉映射在店堂裡，有一種微微暖意。查爾斯和太太接著就到了，查爾斯替大家點咖啡時，查爾斯太太安慰我妻子，說查爾斯回家都告訴她，睡眠困擾是人生一大痛苦。大家漸漸地從寒暄轉到正題Possum，對我們兩個不堪其擾的失眠者，對面坐著的彷彿就是上擾的對像了。(未完)

疫中雜詠

- 說羊 自占羊城兆吉祥，羊來穗秀雀南翔。 說羊色變今冬事，冷了東山瘦後羊。
冬至 粵人冬至守爐邊，驅散陰寒陽氣還。 款料小鮮煮過火，遍尋希布浴湯丹。
避疫 蟻軍覬覦自囚焉，絳城水清風峭冷。 緬月牯歸一望家，賊兵滿目尋無影。
男兒 陰陽盛衰勢難敵，十四億人燒起來。 誰說男兒無一個，熱脂焚膏抗瘟疫。
大任 老婆先我著新冠，浴火淋冰受苦煎。 頓覺天將降大任，入廚侍主掌全權。
清零 口罩縱然如鐵屏，老夫依舊被清癯。 大言無憑無憂慮，自信三千經不靈。
抗輿 乍為羊峯峽成豬，食腸昏昏入夢塵。 忽覺機發獲喉痛，難分此刻抑當初。

2022年已經過去，中國人應該記住什麼？

事關一年政權總結，中共官方當然不會掉以輕心，《人民日報》微博便發起“12句話記住2022”，企圖先聲奪人。真不愧是黨中央喉舌，所列十二句話就是吹捧一系列黨主領導下的偉大成就，居然沒有一句話涉及哪怕一點點民生疾苦。那新冠疫情怎麼算？不用擔心，這也是了不起的偉大成就。為中南海諸公講過課的國師張維為可能最大言不慚了，他拍著胸口向世界宣稱：“這次疫情防務應該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開放式樣的、體驗式的制度自信和中國自信的公開課。今天生活在中國，免於感染新冠病毒，或免於死於新冠肺炎的安全感，至少是美國的五百倍以上。中國人民對自己的制度優勢和對美國的制度劣勢的認識，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直接、這麼親切、這麼深刻。”張維為如此放言可謂喪盡天良，但他自然是自恃無恐，心安理得——他不過是把其主所望以高度濃縮的感性語言表達一下罷了。君不見，自2022年12月7日習總清零政策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之後，中國每天染病、病重、死亡的慘狀駭人聽聞，慘不忍睹，但中共有關當局就是天兵壓頂也面不改色，鎮定如常，不為所動。一於按照既定方針，在那段時間每天報告的死亡人數就是五人或者更少。有一名六十六歲的北京居民在談及時只

能悲憤地說，“這太荒謬了。我的四個近親都死了。那只是——一個家庭的死者。我希望政府能夠對人民和世界其他地方誠實地說明這裡真正發生的事情。其實，儘管中共當局盡心機掩蓋造謠，但今天信息如此發達，中國疫情慘狀大體上全世界都有目共睹。例如，法國的媒體對中國新冠疫情就做了五大總結：分別是“中國疫情失控”、“中國疫苗無效”、“中國關押民眾三年”、“動態清零政策失敗”和“中國疫情數據失真”。中國民眾也獲悉了這五大總結。這還是多虧了中共駐法國大使館。它發文駁斥法媒涉中國疫情防務“謬論”，但其英文又不得不詳細列出要駁斥的“謬論”，因而此文在觀察者網官方微博轉發之後，中國網友如獲至寶，驚呼這簡直是一種線反饋，所謂“五大謬論”無非是實話實說，是總結得實在好，相當全面、客觀、到位，每一條都戳到了肺管子。他們感謝中共駐法大使館“低級黑、高級黑”，正是以駁斥“謬論”這種此地無銀三百兩方式，讓人們看到了清零一放開兩個極端的中國式防疫的真實情況。其實，關於新冠疫情，中國民眾評選出2022年十條徵信，也從各方面道出實情，足夠發人深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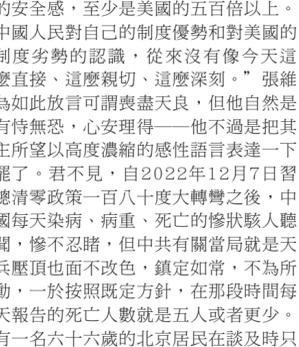
2022年，應該記住什麼？

王榮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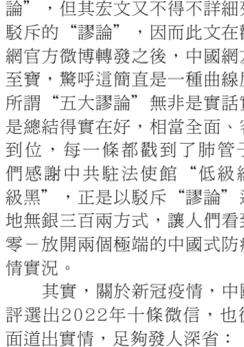
- 一，《青年》54 64 A4 (作者曹天)。
二，《抗疫》如何抗議何須抗疫；若不廢言豈有肺炎。橫批官裝病毒 (作者北大教授)。
三，《專家》但願世間無專家；否則民心涼萬年。橫批獸比南山。
四，《主要矛盾》當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智商與落後的欺騙方式之間的矛盾。
五，《不同抗疫》不要嘲笑外國領導與病毒共存——人家是問過專家的；也不要指責中國專家堅持清零——人家是問過領導的。
六，《不同輪平》人家輪平是慢慢輪下的，而我們是被一絛子摺倒的。
七，《最驚慌的一句話》2022年最驚慌的一句話：我要親自抓經濟！
八，《失敗》連失敗都失敗得如此失敗！
九，《消費》萬萬沒想到疫情帶來的報復性消費是殲葬業！
十，《三年總結》專業的事幹得很扯淡，扯淡的事幹得很專業；好事幹得千瘡百孔，壞事幹得天衣無縫。
中國民眾自行制作2023年春晚

- 12、合唱《七個小矮人》，表演者：常章；
13、猜燈謎《到底感染了多少人》，表演者：疾控中心。
對於2022年，中國民眾真不乏種種精辟總結。不是要以“12句話記住2022”嗎？中國民眾推選出的話可多了。其中有憤怒，有悲哀，有無奈，有諷刺，有抗爭。例如：這世界不要俺了；我們是最後一代，謝謝；孩子是他的軟肋；居民自救能力差；唐山雷震行動圓滿結束；共同富裕；生活在這樣的國家，你就偷著樂吧；中俄戰略合作沒有止境，沒有禁區，沒有上限；擊落佩洛西；谷愛凌代表崛起的中國；親自指揮親自

部署；國家保護你三年盡力了；控制靈魂對自由的渴望；毫不动摇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三年封控白費心機，一朝放開心肺肺；應陽盛陽陰死盡死；不要___，要___……等等。其中，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應是2022年最為石破天驚、肯定彪炳史冊的一句話了。經歷了災難深重又千奇百怪的2022年，中國民眾悲憤地提出挑戰所謂的“四個自信”：道路自信——你搞一次全民公決試試；理論自信——你搞一年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試試；制度自信——你搞一屆國家領導人直選試試；文化自信——你扒掉防火牆、開放互聯網半年試試。那一定是真的驚濤駭浪了。(2023年1月18日)



■2023年1月初的上海一間醫院大廳。



■2022中國大白。